

衢州文獻集成

〔子部〕

第
153
冊

衢州文獻集成

黃靈庚 諸葛慧艷

主編

〔子部〕

第
153
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一五三冊目錄

花史五卷(卷五)

(清)詹塏撰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6)作新社石印本

.....一

附花史續編八卷

(清)詹塏撰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三五

碧海珠不分卷

(清)詹塏撰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京師書業公司石印本

.....一七五

中國新女豪不分卷

(清)詹塏撰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上海集成圖書公司石印本

.....二五九

女子權不分卷

(清)詹塏撰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作新社石印本

.....四〇九

廣列仙傳七卷(卷一至二)

(明)張文介輯

明萬曆十年(1582)刻本

.....五三七

花史雜編卷五

李詠傳 即文韻閣梁溪李寓

曩年浙西某郡擬辦一學堂。郡紳某君。謂學堂爲康梁之餘毒。阻之。其後郡人又擬令某某數學生留學東瀛。郡守某公。謂留學者革命之造端。復阻之。吾不解此邦之官紳。抑何頑固乃爾也。梁溪李詠。文韻閣校書。自幼即喜詞翰。比長。謫適縣役某甲。大悲。不願從以終老。乃獨來滬上。益肆力於文字。未幾遂畧解吟咏。在北里中。獨以風雅聞。年來滬人士競言興學。丹桂天仙諸名伶。謀於梨園子弟。創辦學堂一區。專以教菊部中人。名之曰榛苓小學堂。校書聞之。怦然意動。亦謀於姊妹行。擬創辦學堂一區。專以教女閨中人。發勸捐。啟先自捐百金。竭力經營。將觀厥成。一時報界學界中人。皆同聲嘉許。幸樓主人曰。今日之爲官爲紳者。其乞憐獻媚於所尊敬之狀態。與妓女之媚客者無異。此固不能爲當局諱者也。至言乎興學。則滬上之妓女。猶賢於浙西某郡之官紳。

附文韻閣梁谿李詠勸上海同志設立半日女學堂啓

現在國家舉辦新政。正要大興學堂。行普及的教育。我們這一行。雖然微賤。但同是一個人。沒有不該講求學問的。貧富貴賤。都是一樣。況且蒙養學堂的根本。全在家庭教育。小孩子在家裏跟着母親的日子多。跟着父親的日子少。小孩子見什麼。要學什麼。母親明白。孩子就明白。母親糊塗。孩子就糊塗。母親有了學問。孩子就也有學問。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我們現在雖落娼妓一行裏頭。將來誰不願從良。既要從良。誰不該幫夫教子。成家立業。要說我們這行裏頭。沒有人材。只怕也未必罷。試看古時名妓。像薛濤的製箋吟詩。琴操的參禪悟道。關盼盼的守節不嫁。梁紅玉的擂鼓助戰。書傳留名的。也不知有多少人。譬如一朵蓮花。出自污泥裏頭。但須不被污泥點染。又何必自輕自賤呢。日本的妓女。因爲國家跟俄人開仗。爭先報効軍費。還有一箇俠妓。把酒灌醉了俄國將官。偷取他的行軍地圖。日兵纔能够全勝呢。他們妓女。也都有國家思想。這就是教育普及的憑據。我

們一樣的五官四肢，怎見得跟不上他們。如今我先立下志願，要創辦一個半日女學堂，每天分爲兩班。一班年幼的，在上午讀書兩點鐘。一班年長的，在下午讀書兩點鐘。叫姊妹妹妹們，抽着空兒，認幾個字。知道點兒做女子的道理。將來不做這行的時候，也可以主持家政，教訓子女。豈不好麼？但是學堂的事，我是外行。要求列位女教育家，發一些慈善心，幫我們辦一辦。列位要知道文明國的法律，女子不滿十八歲，不准註籍爲娼。不願爲倡的，一落了籍，便與平民一樣。那十八歲以前，什麼普通學，多學過了，自然爲倡的時候，不必再讀書。落了籍，也不怕他失了國民的資格。可憐我們這一班，都是從小被人家拐販來的，也有欠多了債，無可設法，出此下策的。總之身不由主，落了陷阱，就要懊悔，也無可奈何。際遇好的，過了幾年，被大戶人家訂去，做個妾媵，就要把這娼妓的習慣沾染。到大戶人家去，大戶人家所做的事，沒有一件不是下流社會的榜樣。有了這等榜樣，試問中國風俗，那一天可以改良嗎？際遇不好的，便如下了黑暗地獄，永遠不見天日。

即使有心學好。亦誰肯教他。況且從先失教。一句正經話。也沒聽過。那裏還有求學的心思。論天演的公理。我們這一班滅盡了。倒爽快。然而這步地位。又是無論那一國做不到的。既不能滅盡。又不能禁妓女不去從良。我們中國的妓女。又如此失教。那已立的女學堂。不必說。妓女是斷不收的。列位女教育家。要是不發一些慈善心。不肯贊成我們專辦一箇半日女學堂。不要說骯髒了多少不自由的失教女子。煞是可憐。并且使中國風俗永遠沒有改良的望。豈不可怕。還有經費一層。我的力量有限。祇能捐助一百元。那裏辦得起這半日女學堂來。也要懇求列位熱心志士。竭力提倡。向我們這一行。苦口勸導。諸位姊妹們。或是隨意解囊。或是抽加下脚。不拘多少。大家幫個忙兒。這半日女學堂。就可以辦成功了。那一日我再替我們這一行叩謝。這也是我們中國改良風俗的根本。不要丟在腦後不問。萬幸萬幸。文韻閣梁溪李詠敬白。

第一節(宗旨)本學堂同業女子雖不幸而悞墜風塵亦國民之一分子終須從良以爲人婦故當藉其餘暇習淺近之智能受普及之教育以改良風俗爲宗旨

第二節(學科)一修身習家政學教育子女 二國文習字造句及習書信適於日用粗淺文字 三手工裁縫織繡機繡造花手織每學期畢一門 四筆算珠算家計簿 五如能兼習歷史輿地理科圖畫音樂體操外國語言文字者

聽擇

第三節(編制)習業時間分甲乙兩班甲班自十六歲以上午後三點鐘至五點鐘乙班十六歲以下午前十點鐘至十二點鐘以一節爲一學期三學期爲年期
第四節(職員)公推一人爲學監總理學務兼會計暫設正教員一人副教員二人分任甲乙兩班每班以三十人爲率

第五節(學規)預定時刻不得參差上課時不得照鏡理髮吃煙假期除三節星

期立夏冬至外有他事及疾病須預先至學監前請假以免曠課不滿一節者不得告退。又籌長年經費擬於每年正月吃開臺酒時募捐各客一次。

賽金花傳 原名曹夢蘭又名傅鈺蓮

吳中某名宦。英年早達。爲登萊青道記室。偶作狎邪遊。不覺流連忘反。有名妓沈小青者。奇其才。謂必大貴。屢諷之使母戀戀。宦不以爲意。無何。貲裝蕩盡。至落拓不能就道。勢將流爲乞丐。妓乃招之往而謂之曰。不聽藥石言。果有今日。試問計將安出。宦默然。沈曰。假能置吾於琴瑟之列者。猶可代爲畫策。宦曰。諾。沈曰。一旦得志得。勿食前言耶。宦矢以皦。日沈乃盡出其私蓄五百金以奉之。且爲之祖道。曰。妾從此當閉門謝客。以待君之獲雋而來此設青廬也。丁寧鄭重而別。已而宦果大魁天下。沈聞而喜甚。諸姊妹皆嘖嘖豔羨。盈門往賀。謂其將作狀元夫人。詎宦自及第後。音問杳然。沈大爲疑訝。既而偵知其將出都南下。乃馳至天津以俟之。宦以由沈飲助成名娶之。恐爲所挾制。負之又於理不順。乃囑僕以五千金賄

其假母。乘醉亂之。而已。即於詰旦。突入沈妝閣。責僕還金。并厚餽之以速其死。沈由是羞忿交迫。即日自盡。後十餘年。宦官至卿貳。一日。與達官數輩。宴闔閭城下。燈舫中。見一雛妓。似甚美。審睇之。則與沈確肖。大駭。叩其所生年月。則即沈歿時之年月也。駭益甚。自忖曰。是其將圖報復於余身耶。雖然。宿世之言。而今踐之。以平其忿。或不至爲禍水乎。乃出賞脫其籍。以爲少夫人。寵之若嫡。逾年。宦奉使歐西。歷聘十餘國。皆攜與俱。由是少夫人遂通泰西言語。然帷薄之間。漸不克檢。甚至與宦之同產弟某有染。產一女。宦皆優容之。既回華。宦病甚。呼侍者淪茗不至。聞隔室有呼吸聲。起覘之。則少夫人與侍者。方狎寢。宦忿甚。而無如之何。翌日。即捐館舍。其家人慮少夫人弗能守。逐去之。然少夫人隨宦久。不慣禦窮。又素嗜洋烟。被逐後。勢難自給。不得已。乃之海上。更名曹夢蘭。仍隸樂籍。其知之者。皆呼之曰狀元夫人。曹故倜儻不羣。且善飲。不數月。貴游子弟。咸結轍於其門。聲譽之隆。直駕諸名妓而上。其家人又聞而恥之。訴諸上海道某觀察。無何。飭英界職員。勒

使從良。詎曹逋負甚鉅。一朝輟業。不特日用無所出。債家更迫索千端。旁皇愁苦。無所爲計。自分將委身溝壑。有憫之者。言其情於其家人。謂旣不能庇人之釐而逐之。又不能恤人之窮而迫之。是將死之也。何若少爲緩之。俾所獲纏頭。足以彌縫夙負。而後遣之。他適乎。曹因是得改名曰傅鈺蓮。尋附輪至天津。再入平康。此光緒戊戌事也。迨庚子七月。西兵由天津陷京師。北地胭脂。都付一炬。亦莫知傅之所在矣。幸樓主人曰。嗟乎。以某宦之名震中外。旃裘之君長咸與分庭抗禮。而傅乃以一婦人墮其家。聲致狀元夫人之名。藉藉人口。傅亦極於報復矣哉。然而宦雖稔其惡。實則宦之家人有以致之也。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彼王魁李益之流。可惕然矣。

按傅當聯軍入都時。以能操德語故。有爲西兵所侮而欲愬於瓦德西元帥者。輒浼傅爲介紹。傅甚工詞辯。所言瓦帥無弗應。由是所保全者甚多。又風傳逮和議已成。兩宮迴鑾有日。瓦帥猶屯兵禁中。李文忠謂按和議宜早日遷讓。屢牒促

之。瓦帥尙遲遲。文忠與諸大臣惶迫無所爲計。有謂傳能辦此者。乃召至。許以厚酬。被以華服飾。遣之。傳入宮面瓦帥。請並轡出遊。瓦帥欣然曰。諾。傳復佯訝曰。君所部尙淹留於此耶。盍携以俱出。瓦帥復欣然曰。諾。即日宮禁肅清。文忠喜。酬以金。不受。以所被華服飾贈之。亦弗受。無何。車駕還都。諸公使夫人入覲者。或以傳充舌人。由是傳出入禁闥。大有炙手可熱之勢。迨甲辰夏。以虐斃假女事。對簿南衙。大銀臺某公。本宦懿戚。嘗諷傳南歸。傳弗聽。至是欲按律論抵。時傳已易名賽金花。京朝官爲賽金花緩頰者。積函盈篋。乃減死遞原籍。傳既返滬。重張旗鼓。令其假女小金花小銀花等應客。不一年。又以他事爲人訐控。歸吳門。余於乙巳元夕後曾一面之。見其容色眇麗。不異少年時。不知其于何得此駐顏術也。

謝珊珊傳

都中所謂南北曲。皆庸脂劣粉。不足當巨眼之一顧。近人有戲爲絕句。以描寫個中人情狀者。讀之可以噴飯。其絕句云。夥計高聲喊客來。門帘打起手單擡。姑娘

先後報名見。聽得招呼笑口開。大掬分斟送大爺。霎時瀉盡一壺茶。敬完瓜子無餘事。貼近身軀任肉麻。亦有京班號坐排。賣身賣嘴兩開懷。二簧大鼓聽憑點。洋鐵呈來是曲牌。洋錢摸出放盤中。扭扣殷勤意未窮。諄囑明朝須再見。嬌聲高喊點燈籠。此詩雖鄙俚。然摩寫北地冶遊情形。幾於鑄鼎象物。是以前十餘年。貂裘夜走者。俱不屑問津。其童童往來者。大抵皆登徒子也。自甲午庚子以後。風氣一變。蘇臺鶯燕。往往聯袂偕來。以北地胭脂。雜廁於南都石黛中。大有優勝劣敗之勢。於是所謂南班子之門。輦上貴人。亦復趨之若鶩。其中有謝珊珊者。春江之尤物也。曩由寶樹胡同。移幟津門。有某宦見而傾倒焉。乃不惜巨貲。爲之落籍。特營金屋居之。適比鄰電報局有學生某。風采甚都。蓋宋朝韓壽之流亞。一日謝遭之於路。目逆而送。如不勝情。自是每日必炫妝以出。爲引蝶招蜂之舉。如是者半月。居然魚網鴻離。鵲巢鳩占。人言嘖嘖。皆謂某幾生修到。所不知者。惟宦一人而已。然謝猶以爲未足。某夕竟乘宦不備。偕其之塘沽。宦覺追而返之。則隨身所携之

衣飾得值五千金。俱已付諸狡童。不能璧返。宦以詰謝。謝曰。聞君嫡室將至。妾慮爲少虐。遂迫而爲此耳。宦久爲所惑。信其言。即置不問。無何。謝又效紅紉所爲。匿某處數月。旋入都。假一椽於李鐵拐斜街。竟作出山泉水。久之。或繩其艷於某大爺。某大爺者。曩奉使出洋。過滬時。與沈鶯鶯校書。結露水緣者。至是。遂微服往訪謝。謝利其位尊多金。曲意承順之。某大爺矚之甚。時率屬讌諸其家。一時熱中者流。咸以馬櫻花下。爲終南捷徑。附臙逐臭。實繁有徒。謝於是噓氣成雲。炙手可熱矣。癸卯冬月。某大爺讌於餘園。飛箋招謝至。即席效花奴故事。與串盜雙鉤翠屏山等劇。座中某某諸顯者。亦從而附和。儼然以官場爲戲場。翌日其事喧傳道路。某言官以爲有傷國體。遽以其事列諸彈章。某大爺懼遭吏議。邀當時同席者。涕泣匍匐於其父某貴族前。以請罪。某貴族舐犢情深。僅諭執金吾。重申門禁。并將南班子逐去。餘悉不究。於時姊妹行中。咸遭林鳥池魚之禍。紛紛然遷匿逆旅中。而銜謝次骨。謝亦倉猝無所爲計。不得已避之津門。止於候家後。瀕行諄囑宅主。

人毋寓人於室。蓋逆料某大爺之意甚惓惓。一俟風波稍息。便可入故巢而續舊好也。第自重申門禁。所謂前門者。未嘗即鍵。好事者。戲爲一絕云。金吾令下重如山。日暮重門即閉關。夜半城頭風雪冷。教人那不怨珊珊。蓋紀實也。泊後門禁漸弛。南班子亦次第張豔幟。始猶相戒不出外脩觴。未幾。即一切如舊。有司爲錢神所屈。皆僞爲聾瞶。若罔聞知。謝廉得其實。遂於暮春天氣。復入都。并携有姊妹三寶。四寶。即故居重加粉飾。俾極華好。然後入而居之。余素耳謝名。知謝與王君素稔。因託王介造其妝閣。至則笙歌雜沓。諸貴人方張筵轟飲。俄而謝出應客。則一半老徐娘。與沈鶯鶯相彷彿。余睨且訝。不知某大爺何以眷注若斯也。咄咄而出。詎其夕謝有某客。正在院中爲抹牌之戲。突有所謂混混者五人。手短槍入院。旋聞三寶噉然啼。客趨而視之。則轟然一聲。鎗彈掠耳過。三寶被挾出院。納車上疾馳以去。蓋本欲切謝爲奇貨。而誤劫三寶也。謝驚定遽挈四寶。夤夜入城去。翌日傍晚始出。笑謂客曰。彼混混輩有何能。三寶行將珠還也。客知謝必已陰爲佈置。

亦笑以和之。然恐若輩或再至。邀壯士十餘人坐守室中。是夕有蜀客孫某者。來與謝尋舊好。天將曙。忽邏卒數輩。洶洶入就榻上。叱謝起。并假母繫去。院中人咸駭極鳥散。蓋前劾某大爺之某言官。是時又巡視北城。聞三寶被劫事。意在示風節。竟不捕賊而捕謝。既見謝。一日間。親鞠四次。銛以甘言。欲廉得某大爺與往來各情。謝慨謝不知。并言已歸孫久矣。今以三寶故。來此省母。非如曩之尙操神女生涯也。言官猶欲設法困謝。不意孫已爲求援於諸權貴。致一日之間。爲花請命之函數十至。言官懼。乃釋謝。謝於是挾其奩中所有約萬餘金以畀孫。而諸伉儷焉。孫遂未費半絲紅綫。得成一世姻緣。自以爲天作之合。殊不知謝因暫時雌伏。並不圖天長地久也。嗟乎。當此國家艱難之會。肉食諸公。咸尸位素餐。第汲汲焉以徵歌選色爲事。而某大爺身爲貴戚重臣。亦復同流合污。幾欲以政府罪某言官之發其覆。則安知女閭三百。不盡管敬仲之行樂地哉。雖然。某言官置大盜於弗問。始以熱謝爲沽名計。繼以釋謝爲固寵計。其志趣可知。吾觀於謝。而不禁爲

中國前途悲也。

四大金剛合傳

閻浮提世界一切衆生。舍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之外。能廣受十方供養。現女人身。而爲說法者。祇妓女然耳。滬上妓女。如恒河沙數。然綜過去未來現在。計之得四人焉。曰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四人皆具大智慧。發大願力。建大法幢。作大佈施。欲度脫無量無數無邊色中餓鬼。諸餓鬼道中人。遂崇奉之。爲四大金剛。永使坐鎮山門。不願其早登彼岸。每值西人休沐之期。四人者皆寶鬘花鬘。妙相莊嚴。乘七寶車而出。一時道旁觀者。皆歡喜讚歎。謂是天女化身。其所住處。皆有諸護法。伽藍作禮。圍繞金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凡嘗與之參歡喜禪者。莫不謂其爲慈悲喜捨四菩薩也。如是以身佈施者。有年。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靡不聞金剛名。金剛亦竟成不壞身矣。近有慧業文人數輩。未能參上乘禪。又不甘降伏其心。遂爲各金剛造作種種妄語。向人饒舌。殊不知四大金剛皆